

白居易詩集校注

第一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白居易詩集校注

第一冊

〔唐〕白居易著
謝思煒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白居易詩集校注:典藏本/(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
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7.10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2747-8

I.白… II.①白…②謝… III.唐詩-詩集
IV.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00890 號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白居易詩集校注(典藏本)

(全六冊)

[唐]白居易 著

謝思煒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0%印張·16 插頁·2300 千字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定價:478.00 元

ISBN 978-7-101-12747-8

本書出版受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本書出版受華夏英才出版基金資助



白樂天曳筇吟行圖

弘安七年(1284)無學翁(無學祖
元)題贊

戰十八人死是時... 敢使父和... 免征雲南... 折來... 猶到天明... 不然... 南望... 開府... 國忠... 新豐折臂翁

鹽商婦

家風水為鄉... 大商客... 呼蒼頭... 五年... 入家... 不知何... 杖倚... 鹽商... 廣亦... 李季蘭詩

李季蘭詩

卷之三

大原府志

新學府

訓三

雜言

凡二十首

序曰下德釋義撥亂陳王章也注曲美

有王事殺也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

海濱成求仙也立郭伎刺雅樂之詩

也畢原楚刺樂王非其人也上陽白殺人

怒怒也胡旋也戒也新也王折骨

前武造功也大行路借夫婦以誅君官

不終也司天豐引古以徵象也捕蝗刺長

吏也昆明春水滿思王澤無破也城臨明

或望護而請遷也道州民或騎者道

明孟也劍庫威為政之難終也五壇強思

也江京卷更度團練之費也杜陵受傷

農之之困也絲陵念女工之勞也費求

角春官布也母邪子刺新聞舊也臨山

道疾食房也時勢殺望言也李夫人

監長也陵園要憐也也塩高婦思

章人也杏梁刺后處晉也并底引銀

紙止滿奔也官牛諷執政也紫毫筆謀

神田本《白氏文集》

文集卷第六

大源白居易

右調詩四首三五言 自前額至一百三十額

自題馬真時馬翰林壁士

金澤文庫

我日不自識李子以我身靜觀神與骨舍是

山中人稱妙質易於康康心難訖何事赤墀

詩

十五年為侍臣況名指性誰與世同康不

非貴相但忘生禍自宜當早悟者何事憂身

遺

自外後詩在壁中

詩

富心身散中富性寸田此身是外物何苦

憂憂况有假飾有善善及有善善及有善

詩

復在外物外標二多標之之悲悔知器与

名得富俱為富額然那指客難惠為用前自

得外道未身散心喜泰

渭上偶約

渭水如鏡也中有與与與與持一竿門懸門主

其停後風吹釣你獨下十人長竿知對與忘

在無何獨首有自顧人之釣也渭陽釣人不釣

與七十得父王兄焉我焉釣喜人父又更無

疎而不得但弄秋水无暇盡釣之罷歸來飲

我歸

隱几

身適忘四友之適忘是非既適又忘適不知是

誰有聲如槁木无生無所知方寸如死无機無

所思今日復何日身心忽雨遽行年三十九感暑

日斜時四心不動吾今其樂哉

看眠

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

見說居人也寂寥溪畔毒砂藏水營城頭枯樹下山魃
若於此郡爲卑吏刺史廳前又折臂

曲江醉後贈諸親故

郭東丘墓何年客江畔風光幾日春只合殷勤逐盃酒
不須踈索向交親中天或有長生藥下界應無不死人
除却醉來開口笑世間何事更關身

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絕句

時方與元八共居

看花屋

忽驚映樹新開屋却似當簷故種花可惜年年紅似火
今春始得屬元家

累土山

白樂天詩集卷之一

浙東觀察使元稹微之纂集
太保武定侯鳳陽郭勛重編

諷諭

五言古調詩

賀雨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熾熾
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已詔殷勤告萬邦
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中懷
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已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表

前言

一

唐代偉大詩人白居易存世詩作計二千八百餘首，他生前自編文集（初名《白氏長慶集》，後名《白氏文集》），先後編成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六十七卷本、七十卷本及七十五卷定本，並抄寫五部，部分送寺院，兩部傳付家人^①。白居易詩歌創作數量之多，作品保存之完整，在唐代詩人中首屈一指。這是由於他本人非常珍重自己的創作，親自動手編輯整理（其他唐人詩作幾乎都經過宋以後人搜集重編，而且絕大部分詩人是否曾自編詩集及其原貌如何均無從得知）；當然更重要的是由於他的詩作膾炙人口，在當時和後代受到讀者的珍重和喜愛。

白居易詩作受歡迎的程度，他自己在《與元九書》中記述：「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也談到：「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有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

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千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白居易在最後寫定《白氏集後記》中也曾提到，自己手定本之外還有「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之本。今敦煌所見抄本白居易詩及托名「白侍郎」詩作^②，晚唐出現，後世多有翻刻的白居易《新樂府》單行本《白氏諷諫》^③，日本《文德實錄》、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中的記錄，以及現存源自平安時代抄本的多種古抄本《白氏文集》^④，可以與上述說法相印證。

白居易身後，自晚唐五代至宋初，白詩仍廣為流行，使他在近二百年間成為影響詩壇的最重要詩人。晚唐張爲作《詩人主客圖》，奉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下列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者計十八人（元稹僅被列爲「入室」）。黃滔稱：「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於天。」（《黃御史集》卷七《答陳礪隱論詩書》）陶穀謂：「世稱白傳文行比造化之功，蓋後之學者，若群鳥之宗鳳皇，百川之朝滄海也。秉筆之士出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八焉。」（《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晚唐五代出現了一大批詩風宗白的詩人，覆蓋面之廣、影響之持久遠勝於同一時期宗溫、李或宗姚、賈者。其中韋莊、杜荀鶴、羅隱、貫休、齊己、徐鉉等詩人，分別爲蜀中、吳國、中朝、南唐等地的詩壇領袖，在他們周圍又有衆多詩友和追隨者。五代入宋後，徐鉉、李昉等人繼續在詩壇上發揮影響，形成宋初的所謂「白體」詩風^⑤，並出現了王禹偁這樣作爲文壇主盟者的白體詩人。事實上，在元代方回所說的「宋初三體」（見《桐江續集》卷三十二《送羅壽可詩序》）中，「晚唐體」之名是後來追認的，「崑體」則

到真宗時期才出現。從五代至宋初，「白體」（又稱香山體、白樂天體）是延續時間最久、具有主導性的一種詩體。宗姚、賈的晚唐體則與其相互補充，但始終居於下風。直到楊億、劉筠的西崑體和歐陽修、梅堯臣等人的詩文革新先後掃蕩詩壇之後，白體的流行才告一階段。此後，「杜詩韓文」逐漸成爲宋人模仿的經典。按照宋人新的詩學標準，白詩不斷遭到貶抑和指責。但即便如此，白居易本人對兩宋乃至後代詩人的影響，仍然無所不在，在唐代詩人中也僅次於杜甫，而不輸於韓愈、李商隱等人。

白居易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首先是他的取材現實生活的敘事型詩歌創作以及與之相配合的淺近通俗的詩風。唐詩中平易近人的作風，被他推到極致，於是才會「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才有唐宣宗所謂「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唐摭言》卷十五），甚至有荊州街子葛清「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被呼爲「白舍人行詩圖」（《酉陽雜俎》前集卷八）這樣的事例。白居易所採用的主要用於敘事的「長慶體」歌行，被韋莊以至清代吳偉業等詩人繼續運用於敘事詩創作。《長恨歌》等作品則成爲宋以後小說、戲曲一再改編重寫的題材來源。白居易在古代朝鮮、日本、越南等地漢字文化圈內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也主要應歸因於這一類創作。白居易影響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所提出的諷諭詩創作理論以及以《新樂府》、《秦中吟》爲代表的創作實踐。自諷諭詩開始，政論詩才真正成爲文人詩寫作的重要內容。李商隱是繼白居易之後的又一政論詩大家。五代時曾有四明人胡抱章和後蜀楊士達作《擬白氏諷諫》五十首，「頗諷時事」（《南部新

書》癸集)。諷諭精神在宋初王禹偁等人的詩歌創作中再次得到提倡，並在其後的詩文革新中通過梅堯臣等人得到進一步發揚。在這兩方面之外，白居易在閑適詩（也包括律體及後期的大部分創作）中通過瑣細生活描寫和平易風格所表達的應對人生的態度，對文人詩歌創作及其精神生活可能產生了更持久、更深入的影響。皮日休在詩中稱道他：「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脫蟬。」（《皮子文藪》卷十《七愛詩·白太傅》）史官也給他做了如下論定：「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舊唐書·白居易傳》）宋人曾指出北宋三位最傑出人物自號中的巧合：「醉翁（歐陽修）、迂叟（司馬光）、東坡（蘇軾）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白居易精神人格潛移默化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由於生活境遇的近似和精神境界的內在吻合，閑適詩實際上成為宋詩人——包括蘇軾和陸游兩位最著名詩人——以及後代多數詩人最主要的創作內容。

然而，上述這些方面又同時給白詩帶來很多批評和指責。「元和已後……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李肇《國史補》卷下）這個由元、白創作引伸擴大而來的「元和體」概念，已被白居易的同時代人在含有明顯貶意的情況下引用。如果說李商隱所批評的「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為甚」（《樊南文集》卷三《獻侍郎鉅鹿公啟》），還是暗指元、白，杜牧則不留一點情面，借李戡之口直言：「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絕不遑，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淫言嫖語，冬寒夏熱，人人肌骨，不可除去。」（《樊川文集》卷九《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唐末以「澄澹精緻」、「韻外之致」論詩的司空圖則謂：「元、白力勅

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司空表聖文集》卷一《與王駕論詩書》）

在這些批評中，所謂「淫靡」、「綺靡」，是指元、白感傷詩和敘事類作品中與「風情」有關的內容，在作品中專列「豔詩」之目的元稹在這方面程度明顯甚於白居易。白居易本人可能也注意到這種批評（杜牧之文作於開成年間，白居易尚在世），並試圖有所補救^⑥。這種批評帶有很明顯的片面性，《新唐書·白居易傳》就稱杜牧之文「蓋救所失不得不云」。後來更有人以杜牧本人的纖豔詩風為說辭，批駁其立論不當^⑦。此外，白詩在整體上被視為淺切近俗，這一點已得到公認，其鋪張繁富之病遭到如司空圖這樣的詩論家的貶斥。對白詩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這兩方面。至於諷諭詩論，儘管在創作當時曾給作者帶來很大的政治壓力，但由於它所依據的儒家詩教立場的正統性，後來很少遭受正面責難。

宋人論詩普遍強調含蓄蘊藉，從容不迫，在這種背景下，白詩的「淺」和「俗」便愈來愈為人詬病。當宋初「白體」流行時，人們曾批評白體（而不是白居易本人）「多得於容易」（歐陽修《六一詩話》）。到北宋中葉以後，對白詩本身的批評明顯增多。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蘇軾所下的四字斷語：「元輕白俗。」（《東坡前集》卷三十五《祭柳子玉文》）蘇軾本人對白居易的由衷仰慕和學習，被這四個字完全抵銷了。此外，宋人從「溫柔敦厚」的詩教立場出發，對感傷詩乃至諷諭詩創作的具體內容都有所指責，如批評《長恨歌》，「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蠹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其叙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穢褻之語……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張戒《歲

寒堂詩話》卷上)；批評《秦中吟》等諷諭詩「察察言……則幾於罵矣」(洪炎《豫章黃先生文集後序》)。北宋中葉以後，杜甫被推為詩歌集大成者，成為詩學典範，人們也常常通過白、杜之對比，抑揚其間。世人對白詩輕視的程度，也可以從以下一些人的感慨中看出：「公(韓駒)嘗曰：『白樂天詩，今人多輕易也，大可憫矣。』」(范季隨《陵陽先生室中語》)「詩到香山老，方無斧鑿痕。……學人稱白俗，真是小兒言。」(張鎡《南湖集》卷四《讀樂天詩》)作為這種風氣的集中反映，北宋後期出現了一則著名的傳言：「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惠洪《冷齋夜話》)儘管這則傳言明顯出於杜撰，當時和後世一再有人出來辯駁^⑧，但它却迎合了人們需要將某些詩人詩風類型化、極端化的心理，從此不脛而走，婦孺皆知，「老嫗能解」已成為白詩無法抹去的標簽。

這樣來看，宋以來人們對白居易的閱讀和接受實際上已劃分為兩個不同層面，一個是大眾傳說的層面，在這個層面上白居易被類型化和高度簡約化了，就像人們熟知鐵杵磨針和力士脫靴的李白一樣。另一個是文人的和學者的層面，他們應該是直接和全面閱讀白居易作品的，對白居易的認識也應當是比較全面的。儘管後者時時努力矯正前者形像的偏頗，但前者的類型形象對後者也始終有着強烈影響，乃至近幾十年來編寫的文學史教科書仍然在塑造帶有這種類型化特點的詩人形象，只不過角度稍稍有所調整。

文學研究，包括文學注釋，是文學接受的學術性部分和基礎工作。唐詩的接受情況，自然也反映到對它的研究和注釋中。宋人有千家注杜之說，說明杜詩在當時所具有的文學範本意義，就如唐人注《文選》一樣。但唐宋兩代，這種被選擇為注釋對象的文學範本，只集中於少數幾種典籍。除杜詩外，宋代只有韓愈文（連帶地全部韓集）以及蘇軾、黃庭堅等幾個有特殊地位的宋代詩人纔有注本。即便像李白這樣重要的詩人，直到南宋後期纔有一個很簡陋的楊齊賢注本。在白居易主導詩壇的二百年間，恰恰是文學教育衰退的時期，沒有出現任何像樣的文學注本。到文學注本大量產生的北宋中後期，「白俗」的說法已佔據了上風，白居易的地位已被杜甫完全取代。明清時期，文學注本的範圍有所擴大，李白、王維、李賀、李商隱、杜牧、溫庭筠等唐代詩人都已有了有相當影響的注本。這些注本不一定像《文選》注、杜詩注那樣承擔指導寫作的任務，其產生可能更多地出自注釋者個人的閱讀興趣，反映了唐詩閱讀和研究範圍的擴大。這類注本應當屬於研究性注本。但直到近代，白居易詩却始终沒有注本產生，不能不說是白詩研究中的一大遺憾。

事實上，如上所說，在文人和學者圈子裏，由於白詩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即便在宋代它也並沒有被忽視。宋代有大量白集印本，說明對白詩的閱讀需要是始終不衰的。南宋著名學者陳振孫編有《白文公年譜》，是除杜甫、韓愈之外宋人所編為數不多的唐代詩人年譜之一。在他之前，李璣已有